

張玲 愛玲的世界

◎鄭樹森 編選



夏志清：「張愛玲是今日中國最優秀、最重要的作家之一，凡是中國人都應當閱讀張愛玲的作品。」

白先勇：「張愛玲的寫作風格獨樹一格，不僅是富麗堂皇，更是充滿了豐富的意象。」

王德威：「五四以來，以數量有限的作品，而能贏得讀者持續支持的中國作家，除魯迅外，只有張愛玲。」

南方朔：「許多人是時間愈久，愈被遺忘，張愛玲則是愈來愈被記得。」

楊 照：「她的時代感是敏銳的，敏銳得甚至覺得時代會比個人的生命更短促。」

侯孝賢：「創作者最大的希望，是像張愛玲一樣創造出可以留傳下來的不朽作品。」

ISBN 957-0329-59-9

[782.886]



9 789570 329599

00220

定價：220元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張愛玲的世界／鄭樹森編選．——修訂一版．

——臺北市：允晨文化；民 92

面；公分．——（當代名家；6）

ISBN 957-0329-59-9（平裝）

1. 張愛玲—傳記 2. 張愛玲—作品評論

782.886

92014747

當代名家⑥

張愛玲的世界

編 選：鄭樹森

發行人：廖志峯

特約編輯：洪虹玲

美術編輯：劉寶榮

出 版：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

地 址：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21 號 6 樓

服務電話：(02)2507-2606(代表號)

傳 真：(02)2507-4260

http://www.asianculture.com.tw

E-mail: eas@tpts6.seed.net.tw

劃撥帳號：0554566-1

修訂一版：二〇〇四年一月十日

法律顧問：蔡欽源、邱賢德律師

登 記 證：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字第 2523 號

電腦排版：全凱數位資訊有限公司

製 版：全凱數位資訊有限公司

印 刷：盈昌印刷有限公司

裝 訂：協成裝訂行

定價：新台幣 220 元

ISBN：957-0329-59-9

◎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倒裝，請寄回更換

張愛玲的世界

鄭樹森 編選

新版前言

鄭樹森

牽絆四分之一個世紀

一九八六年年底《聯合報·副刊》主編丘彥明女士接掌《聯合文學》月刊。當時政府已決定解除軍事戒嚴，現代中國文學的全面重探就不會過度敏感。一九八七年的《聯合文學》因此而有一月的沈從文專號、三月的張愛玲特輯、七月的抗戰文學專號、十二月的楊絳專輯。我應邀客串編完這四次特載後，丘彥明女士也在一九八七年十二月離職。但那年秋天允晨文化有意推出系列文藝叢書，找丘女士幫忙。她覺得張愛玲特輯裏不少重要材料應該繼續流傳，到底過期刊物不是那麼容易找。《張愛玲的世界》源起於此。

由於特輯裏出土的張愛玲電影劇本和影評，發表後版權歸還作者，加上新書也該有點新意，決定除了重刊修訂後的重要材料，當時台灣相當陌生的香港和大陸的張愛玲行家，不妨酌量抽樣，因此而有第二輯。最後更邀得陳炳良教授增補手上的研究書目，對「張學」作一整體回顧。

《張愛玲的世界》出版後，柯靈先生的文章和王禎和先生的訪問最受重視。兩篇拙作因為湊巧有些新資料，海內外談張愛玲生平的一些著作也時有參考。有趣的是，大陸進一步開放後，大陸《新文學史料》有一篇文章，將兩篇拙文合成一篇，沒有說明任何出處，但強調是前所未見之發現。不意後來又有大陸「學者」以為這篇「文章」所談是台灣未見之事，加上《新文學史料》在大陸也只發行五百本，又擷取部分（主要是〈張愛玲·賴雅·布萊希特〉一文），以〈張愛玲的海外姻緣〉為題，投稿台北《中國時報·副刊》，並於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刊出。台灣有不少「張迷」馬上函電交加揭發；《中國時報·副刊》最後還選刊了其中一位的投書。後來副刊主編楊澤博士越洋來電抱歉，表示當時他哮喘宿疾突發，沒有上班，否則絕不會發生這宗「出口轉內銷」的烏龍事件。

二〇〇三年三月一日應《聯合報·副刊》陳義芝主任之邀，來台參加白先勇小說《孽子》改編電視劇的研討會。協辦單位允晨文化的廖志峯副總經理說要重印已經絕版的《張愛玲的世界》，並邀我再編一本續集，反映一九八〇年代後期至今的狀況。幸好介紹我們見面的《聯合報·讀書人》主編蘇偉貞女士是大行家，連忙一句話就把這個重擔丟給她。沒想到她儘管公私蝟聚，還是咬著牙接下來。沒有她的續編，單是舊書重刊，不免

有未完之感。

二十多年前在香港中文大學比較文學中心和宋淇（林以亮）先生談張愛玲滬港舊事，開始在文學理論及比較文學的研究之外，不時尋掘張愛玲的材料，沒想到牽牽絆絆，也就四分一個世紀了。

二〇〇三年九月二十五日

香港 清水灣

目次

輯一

遙寄張愛玲／柯靈／10

張愛玲在台灣／王禎和／23

張愛玲·賴雅·布萊希特／鄭樹森／43

張愛玲與《二十世紀》／鄭樹森／52

輯二

抗戰時期的張愛玲小說／耿德華／60
歷史的迴廊

——張愛玲的足音／陳輝揚／106

臨水自照的水仙／李焯雄／122

張愛玲的「失落者」心態及創作／宋家宏／151
〈金鎖記〉與《紅樓夢》／呂啟祥／173

輯三

有關張愛玲論著知見書目／陳炳良／200
編後記／鄭樹森／251

輯
一

遙寄張愛玲*

柯靈

不見張愛玲三十年了。

三十年前的上海，一個有月亮的晚上……我們也許沒趕上看見三十年前的月亮。年輕的人想著三十年前的月亮該是銅錢大的一個紅黃的濕暈，像朵雲軒信箋上落了一滴淚珠，陳舊而迷糊。老年人回憶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歡娛的，比眼前的月亮大、圓、白，然而隔著三十年的辛苦路望回看，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帶點淒涼。

這是〈金鎖記〉裡開頭的一段。我現在正是帶著滿頭的白髮，回看那逝去的光陰，飛揚的塵土，掩映的雲月。

七〇年代末葉，我從一場噩夢中醒來，我的作品又可以享受災梨禍棗的奢侈了。每

當一本新書出版的時候，我照例興匆匆地親自簽名包紮、跑郵政局，當作一種友情和尊敬的「念心兒」分送朋友。一九八〇年春，感謝香港昭明書店，給我印了一本裝幀、排印、紙張都很漂亮的《選集》，多年的舊交劉以鬯兄還寫了長序，獎飾有加。我特地挑了一冊精裝本，在扉頁鄭重地寫上「愛玲老友指正」，準備寄往美國。但我隨即聽說，張愛玲近年來杜門謝客，幾乎擯絕交遊。我這才猛然清醒，我們之間不但隔著浩浩蕩蕩的時空鴻溝，還橫梗一道悠悠忽忽的心理長河。雖然我們沐著同一的月光，但是天各一方。我決定把這本書什襲珍藏，作為我暮年天真未泯的一個紀念。

大陸實行對外開放以後，「海內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鄰」，這一聯唐詩忽然走紅。但在外交場合杯酒言歡中濫用的結果，最好的詩也會變成愛倫堡（Ilya G. Ehrenburg）所謂的「磨光的二戈比」，我真有點替王勃叫屈。僭稱「愛玲老友」，天外郵書，大概難免落謬託知己之譏。但彼此以文字交往始，已經整整四十年，闊別至今，她也未嘗從我內心深處的「親友題名錄」中註銷，卻是事實。她的著作，四〇年代在大陸出版的《傳奇》、《流言》，我至今好好地保存著，她近三十年在台灣和香港出版的著作，也已經大體蒐集完全，只是最近得到的三本來不及讀。唐文標的《張愛玲研究》、《張愛玲資料大全集》等書，我手頭都有。胡蘭成的《今生今世》和《山河歲月》，我也找來讀了。

我自己忝為作家，如果也擁有一位讀者——哪怕只是一位，這樣對待我的作品，我也就心滿意足了。

我最初接觸張愛玲的作品和她本人，是一個非常嚴峻的時代。一九四三年，珍珠港事變已經過去一年多，離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和中國抗戰勝利還有兩年。上海那時是日軍軍事占領下的淪陷區。當年夏季，我受聘接編商業性雜誌《萬象》，正在尋求作家的支持，偶爾翻閱《紫羅蘭》雜誌，奇蹟似的發現了〈沉香屑——第一爐香〉。張愛玲是誰呢？我怎麼能夠找到她，請她寫稿呢？紫羅蘭盦主人周瘦鵲，我是認識的，我躊躇再三，總感到不便請他做青鳥使。正在無計可施，張愛玲卻出乎意外地出現了。出版《萬象》的中央書店，在福州路畫錦里附近的一個小弄堂裡，一座雙開間石庫門住宅，樓下是店堂，《萬象》編輯室設在樓上廂房裡，隔著一道門，就是老闆平襟亞夫婦的臥室。好在編輯室裡除了我，就只有一位助手楊幼生（即洪荒），不致擾亂東家的安靜。舊上海的文化，相當一部分就是這類屋檐下產生的。而我就在這間家庭式的廂房裡，榮幸地接見了這位初露鋒芒的女作家。那大概是七月裡的一天，張愛玲穿著絲質碎花旗袍，色澤淡雅，也就是當時上海小姐普通的裝束；脅下夾著一個報紙包，說有一篇稿子要我看，那就是隨後發表在《萬象》上的小說〈心經〉，還附有她手繪的插圖。會見和談話

很簡短，卻很愉快。談的什麼，已很難回憶，但我當時的心情，至今清清楚楚，那就是喜出望外。雖然是初見，我對她並不陌生，我誠懇地希望她經常為《萬象》寫稿。

張愛玲在寫作上很快登上燦爛的高峰，同時轉眼間紅遍上海。這使我一則以喜，一則以憂。因為環境特殊，清濁難分，很犯不著在萬牲園裡跳交際舞。——那時賣力地為她鼓掌拉場子的，就有些背景不乾不淨的報章雜誌，興趣不在文學而在於替自己撐場面。上海淪陷後，文學界還有少數可尊敬的前輩滯留隱居，他們大都欣喜地發現了張愛玲，而張愛玲本人自然無從察覺這一點。鄭振鐸隱姓埋名，典衣節食，正肆力於搶購祖國典籍，用個人有限的力量，挽救「史流他邦，文歸海外」的大劫。他要我勸說張愛玲，不要到處發表作品，並具體建議，她寫了文章，可以交給開明書店保存，由開明付給稿費，等河清海晏再印行。那時開明編輯方面的負責人葉聖陶已舉家西遷重慶，夏丏尊和章錫琛老闊留守上海，店裡延攬了一批文化界耆宿，名為編輯，實際在那裡韜光養晦，躲雨避風。王統照、王伯祥、周予同、周振甫、徐調孚、顧均正諸位，就都是的。可是我對張愛玲不便交淺言深，過於冒昧。也是事有湊巧，不久我接到她的來信，據說平襟亞原意給她出一本小說集，承她信賴，向我徵詢意見。上海出版界過去有一種「一折八扣」書，專門翻印古籍和通俗小說之類，質量低劣，只是靠低價傾銷取勝，中央書店即

以此起家。我順水推舟，給張愛玲寄了一份店裡的書目，供她參閱，說明如果是我，寧願婉謝垂青。我懇切陳詞，以她的才華，不愁不見知於世，希望她靜待時機，不要急於求成。她的回信很坦率，說她的主張是「趁熱打鐵」。她第一部創作隨即誕生了，那就是《傳奇》初版本，出版者是「雜誌」社。我有點暗自失悔，早知如此，倒不如成全了中央書店。

《萬象》上發表過一篇〈論張愛玲的小說〉，作者「迅雨」，是傅雷的化名，現在已不成為秘密。這是老一輩作家關心張愛玲明白無誤的證據。他高度評價她藝術技巧的成就，肯定〈金鎖記〉是「我們文壇最美的收穫之一」，同時對〈連環套〉提出嚴格的指責。一褒一貶，從兩個不同的站頭出發，目標是同一終點——熱情期待更大的成就。「沒有〈金鎖記〉」，本文作者絕不在下文把〈連環套〉批評得那麼嚴厲，而且根本也不會寫這篇文章。」如果我們對傅雷素昧平生，憑這幾句話，也可以幫助了解他對人生和藝術的態度。張愛玲的反應，是寫了一篇隨筆，遠兜遠轉，借題發揮，實質是不很禮貌地回答說：「不！」很久以前，文壇上流行過一句玩笑話：「老婆人家的好，文章自己的好。」張愛玲這篇隨筆的題目，就叫作〈自己的文章〉，後來收在散文集《流言》裡。現在經過迢迢四十年，張愛玲本人對〈連環套〉提出了比傅雷遠為苛刻的批評。其實傅